

# 人才张

周传奇

“小刘呀！你下安宁县帮我捎一盒茶叶给‘人才张’。”

“谁是‘人才张’？”

“你到了就知道！”

上司交代的事，刘干事自然不敢含糊，也不便多问。

去安宁的大巴上，小刘闭目养神，依稀听见前排两人谈笑关于安宁县的话题。车驰人困，不觉间睡着了。突然，“嘟嘟”一声长鸣，小刘惊醒。看到前排有一空位，显然有人提前下了车，靠窗那人正侧目赏景。

此时清醒的小刘想与那人续聊安宁县的话题，凑到前排落座。似乎惊动了那人，转身便问：“年轻人，到哪儿？”

“安宁！”

“真巧，我是安宁人！”

“你可知道安宁的‘人才张’吗？”

“就是人事科副科长张顺安吗，那个人啊，性子太直，屈了才！”

话匣一开如放水，关也关不住。小刘饶有兴趣，刨根问底；那人心直口快，娓娓道来。不觉间到了安宁站，意犹未尽的小刘下了车，步行不远，右拐200米就到了政府大院。

推门，请进。一位中等身材，穿着朴素的中年人背对着他，正在柜前翻看资料，他背后桌上有一沓资料、一本翻开做有笔记的人事杂志等日常办公用品。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那人转过身，50开外，浓眉大眼，一脸严肃。小刘心

想，就是这么个貌不出众的人，人称“人才张”，令他诧异。

“张科长，周处长让我把茶叶送给你。”小刘说完，放下茶叶便往外走。

“别走！待我问问，是不是这么回事。”他大声叫住小刘，掷地有声。

说着便低头摆弄手机，“嗖”声响起，他微微一笑。“收了，谢谢你！”严肃的面容终于舒展开来。

“这人真怪！”小刘自言自语地走出办公室。

一天，乡下偶遇检查工作的他，小刘顺口就喊“人才张”，他一愣，一脸苦笑，似乎有难言之隐。

“难道喊错了？”小刘不知所措。

身旁的村支书见此解围：“小刘呀，他就是这么个怪人，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。”事后得知，他对“人才”二字很敏感，心中有一肚子苦水。凭他的才能，至少可以在市里谋得一官半职，可临近退休的他还在副科岗位上，一熬就是好多年，原地不动。

后来，小刘遇见他，叫“张科长”，他听后满面笑容，“哎”声答得自然。

“张科长，你从基层土生土长，一级级向上干，能够在人才济济的政府大院扎住根，谈何容易，没有两把刷子能行吗？这不是人才是啥？”小刘



真心实意地说。

“啥人才哟！”他嘿嘿一笑，“不过在我手下的确出了不少人才呢。”谈起手下的人才，他眉飞色舞，情绪高涨。

20多年前，上级给他分配来两名大学生，他发现高个小伙的理论文字功底好，是当领导秘书的料；矮个小伙对农副业生产情有独钟，所写文字有独到的见解。在他的大力推荐下，一人成为领导的秘书，一人是农技局的骨干。

有人赞誉，说他慧眼识才真本事；有人调侃，说他忘了自己的地，种了别人的田。故而，笑称也好，美称也罢，“人才张”就这么顺口叫开了，反而忘了他的本名。

一天闲聊，小刘无意间听到有人夸奖“人才张”：“别说！他还真不一般，是一个有原则、有故事的人。”

10多年前，他下乡考察干部时，有个预选对象是领导的亲戚。可基层反映此人能力弱、官欲强、爱假公

济私。考察后他硬是没签“同意”二字，领导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自此以后，不是说他年龄大，就是学历低，更有“憨笨”无名头的借口，错过多次被重用的机会。然而，那位乡干部异地重用，多年来一路高升。

近几年，政治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扭转。当年走歪门邪道的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，如那位违规提拔重用的领导亲戚因受贿锒铛入狱。对此，“人才张”感慨颇多：“才不配位，才德不称，终究要下课。一个人是不是人才，不在于官位高低，身前的多少美丽的光环，而在于自身的修行和操守，在于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做出多少贡献。”

如今临近退休的“人才张”越来越有活力，他对问候或看望他的年轻人说：“有你们经常问候我、看望我、感恩我，我心安释然，一生值得。你们恰逢其时，要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无愧人民，无愧党！”

## 正月十五雪打灯

丁大成

四根竹签适当距离插好，再罩上白纸糊的灯罩，中间栽根红蜡烛。烛光透过惨白的灯罩照在娘的坟前，根儿似乎看到娘痛苦的脸。他跪下给娘磕头，娘，要不是病痛折磨不过，您不会撂下我，我也不会辍学。他不觉泪水涟涟。

起风了，下雪了，暮色四合，根儿放眼一望，黄檗山的崇山峻岭间陆续亮起盏盏灯光。家家都给祖坟送灯，寄托哀思。

风越刮越大。突然一阵狂风吹破灯罩，吹倒蜡烛，烧着周边的杂草。根儿赶紧用脚去踩，几脚没踩住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杂草松针落叶枯枝，烧得吱吱响。他急忙折松枝去打，顾此失彼，风借火势火借风，把天烧个满天红。“救火啊！”他急得大喊。村长启动紧急预案带领乡邻们一路跑来扑打，火总算扑灭了。村长望着烧毁的山林感叹，每年元宵节都有火灾发生，政府只好不提倡送灯，但又民俗难违。根

儿被派出所带走。

村长去求情，事情已经发生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能不能高抬贵手，轻打轻饶这个可怜的孩子。根儿被放了出来。几家山主自己栽树，也没让他赔偿损失。

根儿缩在冷清的屋里，歉疚，悔恨。大走了，娘走了，自己又闯了祸。他决心出外闯一闯。

临行前把仅有的一点米送给村长。村长说，好吧，先存到我这里，等你回来。他背着破被子踏着星光，过门口的小河，一个趔趄被子掉进水里，他捞起来继续赶路。

来到广州，风餐露宿，他流浪到南海，一位养鸭老板收留了他。他珍

惜这份工作，一干就是两年。

改革开放大潮，鸭场被夷为平地，盖了工厂。鸭老板歇业，念根儿勤恳用心，把他介绍进一机械厂。根儿放下捻熟的养殖技术，开始学习机械制造。他从最基础的金属切削开始，到熟练地掌握花管机的整个制造工艺。生活渐渐有了起色。

他和村长不断书信来往，后来有手机联系更加方便。知道村里在集资建小学，他把仅有的5000元钱寄了回去。村里修桥，他又捐回去30000元存款。修“村村通”，资助失学儿童贫困学生，建敬老院……他总是竭尽全力。这样，减轻些心中的愧疚，报答乡亲们的恩情。村长回信说，告诉你这些只是让你知道家乡的发展变化，不是要你捐款。你要首先过好日子，成家立业……村长的话，总是让他感动。

根儿的老板身为高级工程师，机械厂是第二产业，到了退休年龄开始享受生活，几经选择，决定把百十人的工厂连同客户转让给他，他一跃成为老板。他常感慨，人生关键时刻，有贵人相助，没有理由不努力。

他常常梦回家乡，正月十五雪打灯，那场大火……他从梦中惊醒，眼前的手机，电子台历，灵光一现，能不能制造适合送到祖坟的电子灯？

机械厂不乏电子专业的大学生，他把他们请到一块儿，介绍家乡风

俗。在大别山的黄檗山正月十五大似年，除非特殊，游子可以大年三十不回家，不能正月十五不回家送灯上坟，而灯烛容易引发山火。

课题小组结合他的描述，设计出电子灯：圆柱形塑料灯罩五颜六色扣住塑料底座，底座中央置一灯泡，连接下面一扁圆电子，边缘置一开关，底座下一棱形塑料签可以插进土里。

根儿带着样品和妻儿一起回到阔别18年的家乡。村长对电子灯赞不绝口。乡长也非常满意。每年元宵节送灯防火，政府高度紧张，紧急预案，一线巡防。这个电子灯将大大减轻防火压力。县长亲自上门看他，说根儿老板常献爱心，又做了一款社会效益非常好的产品。县政府决定用防火资金采购一批，分送给百姓试用推广。根儿说，这批试用品工厂免费提供，就算广告费。他说起18年前那场山火，政府的宽容，乡亲们的原谅，说得动情。县长握紧他的双手。

这个元宵节，大雪纷飞，他在娘的坟前插上18只亲手做的电子灯，填补18年的歉疚。乡邻们望着送到祖坟前五彩缤纷、能照三天三夜、还不担心失火的电子灯，纷纷称赞，亲切地叫“电子蜡”。

送灯回来，他和村长推杯换盏。村长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，感慨地说，“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

